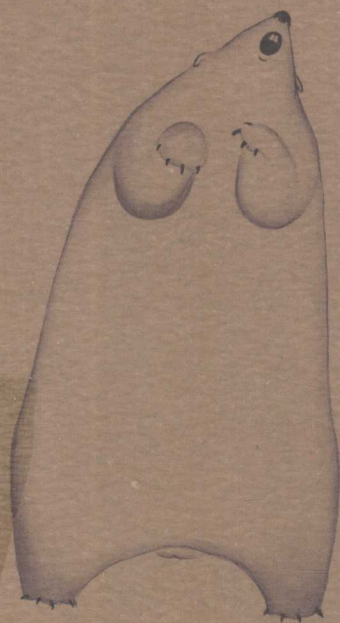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尔客 著

听 老鼠 唱歌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

张尔客 著

听老鼠唱歌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听老鼠唱歌/张尔客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5.1

ISBN 7-5399-2205-2

I. 听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10050 号

书 名 听老鼠唱歌
著 者 张尔客
责任编辑 木 之
责任校对 刘 军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5.5
字 数 11 万
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205-2/I·2048
定 价 16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有一个孩子从小失去了母亲，他经常做梦。

在现实之中，母爱以各种女人的形体出现，然后离开。

最后他想和姐姐一样，在老屋子里，听老鼠唱歌。

上 部

1

由于在大学里的某一个错误，我只得装模作样地生了肝病，回家休学。我的家是一幢百年老屋，里面住着姐姐和我、父母亲的照片，以及先辈们的幽灵。

还有我家养了多年的那条老狗，也是我的家庭成员，是我的老朋友。我想了想，在镇上我没有像狗这样亲近的朋友。这不能怪我，只能怪狗。狗比人更具人性和智慧。往往如此。

那条老狗从父亲年轻时就跟着他，后来他死了，这老狗便经常在梦里流泪，将卧着的一片土地都哭湿了。太阳出来的时候它会用爪子抹去那些泪的留痕，揉着眼眶站起来。那时候我会看到它的眼睛红肿，瞳孔里汪着一团结成霜的泪水，它的眼睛因此昏花了，见了主人就咬，见了生人却摇尾巴。

姐姐说将这个老狗卖了吧，卖给那些樊哙的后代。我们这个地方曾经养育了刘邦和樊哙，有养狗的历史，杀狗和吃狗的历史。

狗是吃屎的动物，大家都知道。在街上我认识的一

个诗人告诉我：赚钱比吃屎还难。他那时候在街头上卖西瓜。我说这才是诗，他笑了。我也是诗人，做人难，做诗人容易，写诗像放屁一样简单。

狗们的牙缝间总有着人类便矢的颗粒，将牙齿染黄，残余下那种排泄物的余香，它们咂巴着嘴在路上卧着盯视路人的腿。这种为它们保留着鲜热的血液的人类，鲜嫩的肉和骨头的载体，一直让狗们敬畏。正如我们对于土地的感情一样。

那一次老狗从哭泣中醒过来，我去抚慰它，它便将尖锐的牙齿扎进了我的手里，我疼得直叫。

姐姐用棍子将它打得在地上滚来滚去。

它夹着尾巴逃走了。

我看着它佝着腰往远处跑，好像一个老人急于寻找某一段记忆。

老狗跑到很远的地方回头望着我。

我泪眼婆娑。我知道每个朋友都会有误会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容忍，然后忘却。我对着狗招招手，我想这对于它来说，就是生活的勇气，是展开的天空中的一杆旗帜，是一个军团集结的手语。它扑过来趴在我的怀里哭了起来。弄得我不好意思。姐姐叹口气回到老屋子里打毛衣。她打毛衣的时候很女人。这个女人。回头再说。

老狗失去过许多的儿女，它生活中的悲伤比人类要多。过去它的孩子在它的怀里，在我的怀里，在狗窝里，在院子里爬。多么可爱的生命。它的每一次妊娠都是

在我的照料中度过的。

母狗，伟大的母亲，在狗窝里那种母性的柔姿，较之现在只能养一个孩子的女人更多了母性的深度。

它的孩子一个个被我和姐姐处置掉了，没有征求它的意见，好像它是个局外人，无关的生灵。它哀哀地看着一个人，又一个人，抱着它的孩子走到门槛，在那里他们和主人道别，说些感谢的话。

怀里的狗崽子伸长了脖子看着它，永远迷失了的母亲。

发情的时候，它就到河畔去，那是男女狗们和偷情的人们的风流之所。镇子里的人都知道。

很多公狗追求它。这一点它好像比姐姐受欢迎。

它徐娘半老风韵犹存，周身散发着迷幻的光彩，在河岸上踱着规整的步履，像个优雅漫步的贵妇人。

它对着每一个欺近她身体的狗伸长鼻子，嗅遍它们的全身。他会对着一批狗龇着牙地拒绝，毫无来由地将那些最有风度的狗给赶走。

当那些风度翩翩却惨遭淘汰的狗摇着头，黯然神伤，沿着河岸痛苦地流泪时，不会知道，这条狂怒地赶走它们的狗，正是它们的母亲。

一阵又一轮的忧伤和叹息鼓荡在母狗的胸间。它选择那些没有血缘之亲的狗，与它们交媾，儿子们在远处望着，流着口水。

姐姐对狗没有多少深刻的爱意，她首先爱她自己，

这种爱的方式就是摧毁和掩埋；然后爱我，这个为她开了外面世界之窗的弟弟。我是她推开窗子的手，我是贴在窗子上的剪纸，我是她想象的空间，而且我是她惟一家族中的守望。她已经够忙的了，对于狗的关怀几乎像雨夜里的星辰稀疏寂寥。那条老狗在我去上大学之后失却了亲昵和温暖，因而享受了自由。

某一个雨夜，姐姐在老屋里点燃了蜡烛，外面漆黑一片。雨的叫声比老屋的记忆还要繁杂，就像狗抬起自己的腿，朝每一个需要记忆的树和石头撒上尿素，就像镇里的干部按上了一个印记，签了一个字，雨以相似的方式在每一寸地域证实和寻觅。

就是这个时候，狗走了。狗淋着雨一路小跑，到河畔的一棵柳树下蹲下来。突然湍急的河流，像个巨大的鼓，被细碎的石子敲击着，又像突然发疯了的女人在床上叫着，狗的性欲膨胀成了同样的河流，它的体内汹涌澎湃，一条早已约好的公狗蹿过来坐在它的身旁，它们在泥水里演绎着现代爱情。

以后老狗与那条经过证实不是其子孙的公狗在河畔过着幸福的日子。偶尔像走亲戚一样到家里来，姐姐反而对它亲热起来，有时还会丢给它几根骨头和几朵微笑。这个院子里的两个生灵，安然无事地各行其是。

一幅老旧的照片镶在黑镜框里，挂在老屋的墙上。——他们在凝固的时间上沉思，眸子里层层浓雾。他们的脸是陈腐的棺木做的，皱纹里藏着别人未曾经历的忧伤。他们的嘴唇上有苍蝇，且哑口无语。

——这是我父母亲的照片。

无风的时候，他们互不搭理，各自面朝着屋门，像寻找看不见的星星。风吹过来，则怒目而视，像一对冤家对头。这相关他们的死亡之谜。没有人能告诉我答案。姐姐独自藏着这个秘密，她不与我分享。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她，直至几乎失去全部的兴趣和勇气。

已经习惯了：我家的老屋虽然开了窗子，却总是阴天，永远没有阳光。我是说太阳好像永远找不到走向我家的路。我是说风也不会将阳光吹过来。雨水倒是时常光临，并不热情，嘈杂得很。

还有关于老鼠，关于命运，这以后总有机会告诉你。

过去，在没有阳光的屋子里，我喜欢做这样的游戏：突然伸出手来抓住一把空气。好像这些空气是随时准备逃跑的影子。我攥住它们，一用力，就挤出几滴水。

于是我知道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：满屋子是泪，就像不远处的花圃里满园春色。泪水在掉落于地时半途而废，它们在手与脚之间慢慢地消逝。爱情也是如此，命运也是如此。

我说脚下的土地的名字就是死，死很结实，历史悠久。有时候地面会冒出一颗石子硌着我的脚。我的脚底上长了二十个鸡眼，它们用全部的精力注视大地。

不说这些，回到开始。

姐姐就要结婚了，我们要整理房子，贴上喜庆的花

和字。姐姐扶着梯子让我将父母大人的脸从墙上请下来。这样的工程像推翻一个旧社会。我的手激动得有点痉挛，在照片前晃动不已。我觉得离照片越近，就离父母越远，我面对父母亲的脸不知所以然。

真不想惊扰两位正沉湎于生命原态的长者。但是我还是摘取了他们的脸，像从树上摘下一片枯败的叶子。

我将照片放到抽屉里，在抽屉关上的同一时间，姐姐惊奇地大叫起来：

咦！——你看看太阳光进来了耶。

本来黑油油的空间里陡然充满了刺目的光芒。我用手揉了揉眼。我感到阳光原来就像自来水那样，只要开启了水龙头，就会永无止歇地流下去。

地上溢满了阳光的流汁，且一层层高上来，就像逐渐垫高的奶油。我的手已经可以将它们从地上捧起来了。可以将它们放在桌面上，藏在盒子里。

我想让阳光流到抽屉里，照在父母的脸上，让我看到他们灿烂的笑脸。当我打开抽屉的同时，阳光躲进了云彩，看到的还是严肃得让人战栗的面孔。

我在置放父母亲照片的抽屉加了一把锁，跑出了屋子。阳光将我包围着，我猛地顿住步伐，感受到整个身体的细胞连珠炮一样爆裂开来，我就这样联想着自己从头至脚一段段地炸成了粉末，舒泰得恨不得去死。

那个时候，姐姐和我，将父母大人的照片摘了下来，

将老屋子打扫干净，耐心地等待着迎亲的队伍。我们心境平和，好像那只是别人的婚礼，而我们只是即将轻松赴宴的客人。

我再次近乎哀求地对姐姐说，给我说说父母亲的事吧。好像明天就要和姐姐永诀，必须留下她最后的遗嘱一样。

姐姐犹豫着，嘴巴抖动着，就要说了。我真是紧张而又兴奋。我不知道父母亲的死因。镇上的人关于他们暴死的传言有不少版本。我现在不说，因为我不相信。传说太多，等于没说。我只相信姐姐的叙述。

就是这个时候，狗惨叫着像一团活动的肉球一样爬了过来。

那是触目惊心的场面，想一想：一条狗像人脱掉外套那样，皮毛被人剥离了躯干，裸露着细嫩如婴孩一样的肌肤，一粒粒血的珍珠，串在一起，溪流一般流淌着。

狗的眼神像一个从万人坑里爬出来的人。

过去镇上有一个老人，在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时候被活埋了。他和许多战友被拖到坑里站着，然后被人用铁锹挖着土埋下去。

脚脖子——腿——阳物——肚皮——双乳——他们呼吸，鼻翼最大限度地张开，嘴咧开一个深壑，有些细碎的泥土砸在伸长的舌头上。一直到了泥土埋到了脖子，不，只离脖子一寸的地方，活埋他们的人停下来，将工具丢开，相互客气着递烟点火，再装出要和被活埋的人老朋友打招呼的样子——怎么样呀？嗯，和吧，舒服

吧。——他们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而且越来越喘不过气——那些人有意地不将土填得太实，被埋的人胸部一拱一拱的，像在地里种了一窝小老鼠。

真是有意思！——那些人边抽烟边用脚踏着他们身体四周的土。他们满脸涨红，眼睛鼻子充血。这时候就有一个人扬起铁锹往头顶上一砸，破了一个洞，血柱腾空而起，溅落四方。

那是多么壮美的景象！那些制造这种奇迹的人鼓着掌，一个头颅一个头颅地开了花，一棵棵开满鲜花的树。

只有他，这个革命队伍里的伙夫，被重新像从地里拔出的萝卜一样带回了监狱。——刽子手也需要观众。

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从那种大恐惧中走出来，总是担心脚下的泥土会漫到他的脚面，然后再往身上走。他总是悬在一个带有木轮的椅子上。偶尔抬起头来时，眼神也是大地的颜色。

镇上的人对岸上的狗进行了一次围歼，他们将狗吊起来学着樊吟祖宗。弑狗者应该将狗打晕之后再行剥皮，为什么他们将它活生生地剥解而且又将它放走了呢？或许这条狗自己从绞刑架上逃脱奔向自己熟悉的院落？等我们从屋子里跑过来时狗已经断了气，它的目光深藏在土地里，它的身躯松懈开来，像已经被剔了骨头一样地耷拉着。

在姐姐婚礼之前，我们目睹着狗的悲剧。

我拥抱着狗失声痛哭。姐姐没有说话，回到老

屋里。

她原本只是淡妆，等我在院子里掩埋了狗，姐姐浓妆艳抹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并且向狗的坟墓深深地鞠了一个躬。

然后我们听到迎娶的唢呐已经自镇子的中心地带传了过来。

姐姐因为淡然的死亡的粉饰，显得格外地让人心旌摇动。姐姐穿着炫目的白色婚纱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许多人默然无语。男人的瞳孔里好像一下子扎进了一杆旗，并且迅速覆掩了本来的黑色部分。他们突然瞎了。女人们不再交头接耳。她们本来正嘲笑着姐姐婚礼的简易寒酸，说起自己过去的婚礼的盛况，抑或今后自己婚礼的设想，总之哪一个婚礼都要比今天的婚礼强得多。她们原本占领着心理上的高度，她们有种俯视姐姐的欲望，她们错了。

姐姐的出场，像在地球的中央栽上了一根世纪之柱，使之围绕太阳旋转的速度慢于了自转，一个寒冷的季节突然推进到酷暑，雪化冰融，满目琳琅，世界显出华丽梦幻的光泽。女人们自愧弗如，头皮开始发炸，身体的某一部位紧缩起来，肚子疼。我前面说过的那个怀孕的表妹就是其中之一例。婚后她流产了。她没有将流产的原因归之于自己的酗酒，相反在离开婚礼之后增添了对姐姐的嫉妒和恨意。这就是女人。

前几天，姐姐看着表妹的丈夫在我家院落里叹息，

这个人没有任何来由闯了进来，说些与生活无关的话。姐姐打着毛衣，静静地听着，谁知道听还是没听。那个男人还想用手指头去抚拭一番姐姐木然的脸，姐姐的手在他的脸上读成了一片红色的云彩。

他的脸上挂着五根显形的蜈蚣走了。走得很满足，像得到犒赏的古代军士，他挺着自己生锈的长矛跨过门槛，一团无用的空气一样消逝在蓝天白云之下。

我们总是这样宽容地对付亲戚，就像对待突然侵入院子里的风，我们抹去它，然后不留记忆。

因为爱情，姐姐结婚了。我不相信。

婚礼上我看着她被一个男人牵着手走来走去，对着所有的人装模作样地笑。她看着我的时候显出不自然，像晴朗的天空突然滴落了一串雨珠。

才二十岁的舅舅家的女儿，已经挺着个丑陋的大肚子到处喝酒。她喝醉了，趴在地上呕吐。大家把她扶起来，用酒灌她，想让她清醒过来。她的手摆来摆去，不知道是拒绝，还是学河里的鸭子。她居然真的醒了，咧着大嘴，呱呱地叫，口水耷拉到半开的乳罩，嘻嘻哈哈，谁知道是哭还是笑。

那时候我正在和她的哥哥喝着酒，我们大碗对干。我们是男人。喝就是了。喝死你！——我们的眼睛都这么说着话。几个小了些的兄弟，可能是堂兄弟，也可能是表兄弟，他们一味地站在表哥的身后仇恨地看着我。

这是一场能量和意志的较量。我本来是在哲学系

读书的。我想这番喝酒里面有哲学。表哥魁伟的身躯是一座山，我就是那个攀援的人。我站在了峰巅。我看着风景。表哥颓然倒地，头在地上响了一下，让人拖死狗一样架到了门外去清凉。我则是跳到了桌子上，我想跳舞。只知道后来我是脱光了上衣在桌子上跳舞的，等到我要解开裤子的时候众人一拥而上。我就在表妹们的尖叫声中躺了下来。

姐姐那时候哭了。

醉了，睡了，要做一个梦。头颅里都是梦，梦里都是水。我发现在水中漂浮着我的头颅，而我自己却正在河岸上走。

我追着我的头颅，高声地喊我的名字。

那个头颅也是这样，在水里呛了水，但也是高声地喊着我的名字。

我们互相喊着我的名字，我们互相认识。一点儿也不怪异。

我们一个在地上一个在水里到底在呼喊谁呀？

我为什么要追逐着他，他又为什么和我一起叫着我的名字？是不是我的名字只是别人的符号，我们一起在寻找那个人？我突然就觉得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个我，我是不是我，或者我到底是哪一个我？在梦里我乱了。总之我无法表达彼时的感受。我最后看着那个头颅在水里沉了下去，我吓醒过来，猛地起了身，摸自己的头。我大汗淋漓。我坐在床上直喘粗气。